

拜師「常家」圓夢 駐疆以藝育人

隨着娛樂方式的不斷換代升級，傳統曲藝、尤其是戲劇藝術都面臨着青黃不接、後繼無人的窘境。「90後」的張培培也有過猶豫彷徨，且曾在邊疆地區藝術進步空間狹窄等原因而進過新疆以外的豫劇團歷練，也到過北京的高校進修專業理論知識。

在偶然的機遇下，張培培還拜了自己兒時偶像常香玉的女兒——豫劇常派表演藝術家常小玉為師，可以說是圓了自己的童年夢想。常香玉是豫劇「常派」的創始人。



張培培(右二)在其「結對親戚」肉斯拉洪、艾孜孜一家的家中。受訪者供圖

在這些歷練和常小玉的親炙下，張培培的藝術境界得到了新的提升。張培培說，雖然常香玉已離世，但自己尤其感動於她的高尚藝德，「她心裡從來只有藝術和觀眾，永遠沒有自己」。

與維族職工「結對認親」

如果說，幼年時期能夠見到常香玉大師是自己的夢想，那麼現在，能夠像大師一樣在最需要的地方把豫劇藝術發揚光大，成為了張培培新的夢想。最終，她又回到了兵團這方熱土。

排練演出之外，作為兵團劇團的一員，張培培也積極參與到「民族團結一家親」的「結對認親」活動當中，同南疆喀什地區的兵團第三師53團維吾爾族職工肉斯拉洪、艾孜孜一家「結」為親戚。

每次去到肉斯拉洪、艾孜孜家裏，張培培都會給他的兩個孩子教授豫劇表演，給他們講述豫劇裡面花木蘭等體現愛國主義和傳統文化的人物故事，寓教於樂。



張培培在其獲獎劇目《戈壁母親》中的扮相之一。網上圖片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豫劇團簡介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兵團二軍和六軍挺進新疆，隨部隊進疆的文工團將豫劇廣泛地傳播開來，受到了各族群眾以及廣大支邊青年的喜愛。

應群眾的要求，經河南省民政部門批准，1959年10月，河南童聲豫劇團兒童演員60餘人集體支援邊疆，組建兵團政治部童聲豫劇團，後更名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豫劇團。

近年來，劇團本着「出人、出戲、出精品，弘揚民族文化」的藝術宗旨，在整理和改編傳統戲、新編歷史劇、創作現代戲等方面不遺餘力，先後創作現代豫劇《天雪》《天山人家》《大漠胡楊》《戈壁母親》，通過一個個生動感人的藝術形象，展現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和以「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艱苦創業、開拓進取」為主要內涵的兵團精神，為推動兵團文化藝術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揚民族文化」的藝術宗旨，在整理和改編傳統戲、新編歷史劇、創作現代戲等方面不遺餘力，先後創作現代豫劇《天雪》《天山人家》《大漠胡楊》《戈壁母親》，通過一個個生動感人的藝術形象，展現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和以「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艱苦創業、開拓進取」為主要內涵的兵團精神，為推動兵團文化藝術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戈壁母親》舞台場景。網上圖片

4月26日晚8時，在新疆昌吉自治州昌吉市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豫劇團內，團員們看着微信視頻通話傳輸而來的畫面，歡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畫面上，是同劇團的豫劇演員張培培在位於廣西南寧的領獎台上接過第二十九屆中國戲劇梅花獎的獎牌。梅花獎是中國戲劇表演藝術的最高獎項，也是新疆的劇團演員首次獲此殊榮。

生於1990年的張培培外形纖弱柔美、溫婉恬靜，很難將她與所扮演的那個堅強的戈壁母親聯繫起來。

豫劇浸淫童年 一心投考戲校

張培培在河南商丘出生，從小就生活在極為濃厚的豫劇氛圍裡——豫劇劇目《梨園春》大受歡迎，連農村集市上賣東西的商家都要在開工前開放幾段豫劇，以此吸引顧客。張培培的父親也是一名資深豫劇票友兼器樂愛好者。

受環境熏陶和家庭影響成長起來的張培培，很早就表現出豫劇演唱的天賦，其嗓音脆亮甜潤，人聽人愛。

張培培說，選擇從事豫劇事業的初衷，是「想着唱了戲就能見到常香玉大師」。然而，她的人生道路選擇同父母的預期是有明顯差別的。父親更希望這個長女能學習一門器樂以謀生，將唱戲只作為興趣愛好和生活情趣。張培培也曾在父親建議下學過一年多的唢呐，但她最終還是認定，自己更喜歡唱戲。因此，儘管父親反對，她仍考入河南省商丘市文化藝術學校，專業學習豫劇表演。

父母惜練功苦 女以勤闢藝路

在學校，唱戲做打手眼身法步，所有的基本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應江洪 新疆報道 都要從頭學起，必不可少的肢體訓練讓張培培吃足了苦頭。心疼女兒的父親勸張培培退學，但她卻利用一切休息和休假時間自我「加壓」練功。一次，張培培的母親因女兒長時間沒有回家，便去了張培培的學校探望。到了學校，母親才見到了在空蕩蕩的排練教室裡，獨自一人在練功的張培培。

全團演員上陣「紅花」甘當「綠葉」

中國戲劇梅花獎始創於1983年，是經中共中央宣傳部批准設立的中國戲劇表演藝術最高獎，旨在表彰在表演藝術上取得突出成就的中青年戲劇演員。在張培培獲獎之前，舉行了28屆的戲劇梅花獎評出過681名獲獎演員，但還未有新疆演員摘得該獎。

2006年從學校畢業後，張培培被招錄到新疆建設兵團豫劇團。她說，自己能夠摘取新疆歷史上首朵「梅花」要歸功於她背後的強大團隊。

張培培此次參評的豫劇現代劇《戈壁母親》是兵團豫劇團於2017年11月開始籌備的新編劇目。該劇主要講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位母親帶着一個兒子和一個撿來的女兒到新疆尋找丈夫，從此在新疆扎根並成為第一代軍墾人的故事。

從編劇、作曲、配樂，到服裝、道具、燈光等，劇團聘請了國內優秀的專家，全團演員齊上

陣，精心編排設計、傾心投入創排和演出。

張志娟、任紅橋、汪俊麗等幾位國家一級演員甘當綠葉襯紅花，在《戈壁母親》中為張培培做配角。張培培說：「她們比自己參評梅花獎還更用心，台上一招一式都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像我們年輕一些的演員，排練時候差不多就行了，老師們都是以身作則言傳身教，告誡我們不要還沒學會『講究』就先學會了『將就』……」

張培培說，與平時演出唱折子戲不同，參評梅花獎的演出要唱兩個多小時的全本大戲。每次排練的時候，團長徐愛華都會花兩個多小時在本子上認真記錄演員在表演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並在排練結束後有針對性地調整完善。

首試陳派唱腔 表演求好心切

《戈壁母親》中，女主角柳月季帶領孩子千里尋夫，卻遭到丈夫拋棄。面對重大變故，柳月季用寬廣的胸懷、無私的愛詮釋了一個母親在苦難面前的抗爭。

根據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導演張平把陳派、常派和崔派唱腔糅雜到一起，將柳月季堅韌、善良、剛強、隱忍的戈壁母親形象充分展現出來。張培培師承豫劇常派表演藝術家常小玉老師、豫劇團派表演藝術家白文芝老師，主攻閩門旦、青衣，常派唱腔自然不在話下。然而，第一次運用陳派唱腔讓張培培壓力倍增。

陳派唱腔迥異跌宕，被票友稱為「豫劇裡的昆曲」，這有別於以激昂開名的豫劇。張培培說，幸虧有台下的同事們幫她拍攝排練視頻，而後一點點對照視頻講解、糾正、修改，悟出要領，才令她的表演取得了好成績。

新編劇注軍墾魂 邊關風霜培驕梅

「90後」豫劇演員張培培獲「梅花獎」實現新疆「零突破」



張培培與老軍墾交流。受訪者供圖

昔惜「兵團」為何物 今唱出戍邊精神

對生長在中原大地的張培培而言，2006年進疆之初，儘管她身邊聽得見鄉音和老鄉們對豫劇藝術的熱愛，但兵團卻令她感到陌生。

即便沒少聽劇團裡的老師講課，也組團參觀過幾次軍墾博物館，但在排練關於老軍墾開荒造田、堅守邊關的豫劇新編劇目《天雪》時，已成為團裡重點培訓對象、擔當該劇女主角的張培培還是被老演員們一針見血地指出說——她還沒明白什麼是兵團。

軍墾歲月嶄嶄 歌聲喚醒鄉情

張培培說，她是在一次又一次奔赴團場連隊演出中，在無數次慰問敬老院裡休養的老軍墾們中，才慢慢走近兵團、融入兵團的。

有一次，在位於西天山腳下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境內的兵團第四師某養老院慰問演出後，老軍墾們拉着張培培的手，不住地讓她再來一段、再唱一遍。她詫異——「自己明明已經唱過幾遍了呀！」

老軍墾們告訴張培培，自己從很小的時候離開家鄉跟着部隊進新疆，屯墾戍邊一輩子，再也沒有回過河南老家。他們說，儘管自己的兒孫也會買豫劇音像製品給他們，但是現場親身感受豫劇藝術的魅力，讓他們在這個「90後」小老鄉的身上彷彿看到了孩童時代的自己，彷彿又回到了闊別已久、魂牽夢縈的故鄉——當年的他們，也是這樣唱着豫劇的傳統經典劇目長大的。幾十年彈指過去，但家鄉的老戲、傳統的劇目卻是一遍一遍永遠也聽不夠聽不厭煩……

舊時磚廠乏食 驢吃磚粉果腹

還有一次，在位於東疆哈密市的兵團第十三師紅星二場演出結束後，老軍墾們在座談會上講了一個吃「紅磚粉毛驢」的故事，讓張培培永生難忘。

成立初期的紅星二場因為修建大渠需要生產大量紅磚，磚廠有一頭毛驢勞累而死，人們把那頭驢殺掉準備打牙祭時，發現驢肚子裡全是紅磚粉。張培培說：「可厚的紅磚粉了！我就在想，驢肚子裡都是紅磚粉，人和驢都在同樣的環境下生活着，人的體內肯定也是這樣吧……」

一個又一個近在咫尺的「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的老軍墾，一段又一段可歌可泣的屯墾戍

邊、開發邊疆、建設邊疆的故事，讓張培培明白了什麼是兵團，什麼是「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艱苦奮鬥、開拓進取」的兵團精神。

她說，每次演出反映老一代軍墾戰士保衛邊疆建設邊疆的豫劇新編劇目，都會得到現場觀眾極大的共鳴。曾經，在某個偏遠的連隊，一位坐着輪椅的老軍墾被推到現場觀看演出之後，拉着演員的手表示「看過她們演的戲，死了都值了……」

除了能通過表演給這些老軍墾帶去精神上的慰藉和滿足，張培培也日益成長為一個真正的「兵團人」。某次在北京演出後，評審專家公開表示，同樣的劇目同樣的服裝，若是非新疆的劇團來演出，會令人感到缺少了「兵團人」的精氣神，缺少「軍墾人」的魂。